



把青春献给农中

江苏文艺出版社

把青春献给农村

雨花编辑部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

把青春獻給農中

雨花編輯部編

*

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〇〇四号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一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耗1/32 印张 2 7/8 字数 58,000

一九六〇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六〇年三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責任編輯 吳 冰 封面設計 楊秀倩
責任校對

序 言

在农业中学两周岁的时候，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雨花”编辑部编辑的江苏省农业中学校史选集和农业中学特写集（把青春献给农中）两本书。这是我们江苏省教育界的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

这两本书，虽然只反映了一小部分先进农（职）业中学和先进工作者的典型情况，但却是我省农（职）业中学欣欣向荣的面貌的一个缩影。它的出版，可以使全省人民更加具体地了解这种半工半读的半日制学校，更加清楚地看到这种学校对多快好省地培养具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巨大作用。当人们日益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学校在配合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高速度发展培养人才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就可以促使人们更加关心和进一步支持这种新型学校的成长壮大。

农（职）业中学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党的总路线和生产大跃进的产物，是劳动人民要求迅速改变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和建设伟大新中国的迫切愿望的产物，是毛泽东同志教育思想光辉照耀下的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产物。农（职）业中学实行半工半读，学习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使党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得到更加完整、更加全面的贯彻。农（职）业中学多快好省地为工农业生产 and 人民公社培养中、初级技术干部和管理人员，担负着逐步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一部分

責任，很顯然地表現了它的為工人階級政治服務的鮮明性和正確性。在各級黨委和人民公社的領導下，適應和促進經濟建設事業的飛躍發展，貫徹執行黨的教育方針，依靠羣眾，艱苦奮鬥，這就是農（職）業中學旺盛生命力的源泉。

毛澤東同志說過：“自覺的能動性是人類的特点。”干革命，搞建設，做工作，必須充分發揚自覺的能動性。遵循了客觀規律，人的自覺能動性發揚得愈充分，革命和建設的發展就愈快。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連續大躍進的事實充分証明了這一點，文教事業大躍進的事實也充分証明了這一點。這兩本書里所介紹的一些先進事跡告訴我們：對建設社會主義有利的工作都是光榮的。在我們的社会里，事業千行萬行，行行可以出英雄模範；工作千項萬項，項項都能夠革新創造。我國人民聽黨的話，跟毛主席走，對革命事業有理想、有干劲、有鑽勁，奇跡和創造猶如滿園鮮花、滿天繁星。

現在看來，半工半讀的半日制學校，不僅在我們國家現在這樣的生產水平和人民經濟能力的情况下，有着巨大的作用，就是在我們國家生產有了更大的發展，人民經濟條件有了更大改善的情况下，也有着巨大的作用。它在培養青年一代樹立工人階級的階級觀點、勞動觀點、羣眾觀點和集體觀點、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方面，在培養德育、智育、體育全面發展的建設人才方面，在消滅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方面，有着深遠和顯著的作用。办好和發展半工半讀的半日制學校，不僅是關係到建設社會主義之大計，而且是關係到建設共產主義之大計。

陳 光

一九六〇年二月

目 录

陆副总理来到牌楼农中.....	柳 舒(1)
金以凤.....	龔人三(5)
他爱上了农中.....	潘英乔(15)
一个出色的女教师.....	李 平(22)
新苗.....	陈纫芷(29)
敢想敢说敢做的人.....	王若淵、許宛英(36)
淮沅新河上的姑娘.....	杜友漁(43)
立志做一个大跃进中的的尖兵.....	沈連庆(49)
沿着党指引的方向繼續前进.....	叶国英(56)
在农中的泥土上生根开花.....	陆玉琴(61)
永远做党的好女儿.....	李秀英(65)
有志事竟成.....	胡仁福(70)
一定要把农中办好.....	魏海平(75)
办学委員王元弼.....	謝 柯(80)

陆副总理来到牌楼农中

柳 舒

一九五八年三月，大跃进的春天，在陆定一副总理的倡议下，江苏省创办了农业中学。南京紫金山下，牌楼农业中学也在这时宣告成立。这是南京郊区创办最早的一所农中。师生们在党的不断的鼓舞和支持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经过艰苦的努力，建起了自己半耕半读的新型学校。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九日，是师生们永远忘不了的一天。这一天，陆副总理来到了牌楼农中。师生们做的原是最平凡不过的事，党的关注却在这一切平凡的事物上面投下了多么耀眼的光辉！冬天的温暖的太阳照着田野，陆副总理下了汽车，紧紧地握了迎上前来的副校长焦坤龙同志的手。焦坤龙同志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陪着陆副总理，参观学校。首先来到基建工地。这里，去年盖的新校舍向北又伸长了六间，这是最近动工添建的。屋顶已安上了，还没有盖瓦。学生们正高高兴兴地劳动着。

“盖这房子，要花多少钱？”陆副总理关心地问。

“一般说来，总要花三千元，我们勤俭建校，自己劳动，只花一千七百元。”焦坤龙同志回答着，陆副总理的和蔼可亲使他紧张的心情恢复了平静。

陆副总理进了教师办公室。他看了壁架上的教学仪器，又仔细地看了桌上的课程表。在会议室里休息的时候，全校教师都来到这里。他象慈父对儿女一样亲切地問每一个老师，担任什么課，有没有参加进修学习，每月工資多少，是什么地方人。他看見墙上貼着“农业中学大有可为”几个大字，便問道：

“农业中学究竟大有可为，还是小有可为？”

“大有可为！”大家异口同声地說。

老师們的回答很使他滿意。他又詳細地問学校的教学情况和生产劳动情况。他把大家談的情况——記在紙上，又关切地囑咐着：“以后要多养些猪，多养些鸡鸭兔。过去是‘馬牛羊，鸡犬豕’，现在犬不要了，是不是改成‘猪牛羊，馬鸡兔’，鸡可以包括鵝鴨在內。”說得大家都笑了起来。农中的技术員老农郑承志同志来了，陆副总理亲热地同他攀談，問他多大年紀，又說：“你估估，我今年多大了？”郑承志同志呵呵地笑着，答不出来。

菜地上，初一班的学生正在澆菜，小青菜的嫩叶在阳光下綠得发亮。陆副总理来參觀学生种的蔬菜。他撫摩着一个小同学的头，問道：

“上农中好不好？”

“好！”小同学兴奋地說。

“怎么好呢？”

“又讀書，又劳动，能够培养又紅又专的人才呀！”

陆副总理点头微笑了。

学生种的黄芽菜大得可爱，一棵有七、八斤重。陆副总理高兴地弯下腰，用手摸摸，连说：“很好！很好！”

在师生们的宿舍里，他发现屋角有点透风，连忙叮嘱焦坤龙同志说：“这个洞要赶快修好！”

在教室旁，遇见了满身是泥的瓦匠李师傅。

“同志，你参加建校，光荣啦！”陆副总理拍拍他的肩说。

“嗨！光荣！光荣！”李师傅笑了。

学生们正在一个接一个传递着砖头石子，满手都是泥。陆副总理伸出手来，和他们一个一个地握了手，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好好劳动。

陆副总理仔细地视察了整个学校，给了许多关切的嘱咐，还和老师们一起拍了照。拍照的时候，他发现郑承志同志站在后面，就急忙把他拉到前面。

临别时，陆副总理和大家——握手。

“首长，您辛苦了！”副校长焦坤龙同志和老师们依依难舍地说着。

“不，不！你们辛苦了！”陆副总理连连答说。

多么深厚的关怀啊！汽车开走了，大家还呆呆地站着，目送汽车顺着蜿蜒的道路远去。

“党的关怀是多么的温暖！”焦坤龙同志抑制不住心头的感动，他对老师们说：“谁能坚决服从祖国的需要，谁就能得到党最大的关怀！”

陆副总理走了。这难忘的一天，带给了师生们无比的新的干劲。他们提前建成了新校舍；又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

內，在公社的幫助下，修建起了三十間豬圈，養豬一下就增加了一百頭；新種下五十畝蘋果樹；新開了兩條寬闊的大道；並積極籌劃在一九六〇年再建四十間校舍，創辦一個高中班，增加兩個初中班，學生增加到三百人，為公社培養拖拉機手和蔬菜、果樹技術員，以及獸醫、農業會計等人才；準備把農場擴大到一百五十畝；使每個學生全年的收入達到兩百到三百元。

農中的無限美好的前途，鼓舞着師生們繼續邁進。

金 鳳

錢 人 三

正是夜半时分，許關水利工地上一片寂靜。工地周围的茅屋里，劳动了一整天的郝寨农中的同学，都已睡着了。这时，从一所茅屋里走出一个人来。从她那輕捷的脚步，齐脖的头发，可以看出是一个年輕的姑娘。她輕輕地走进另一所茅屋，那里地鋪上睡着—排姑娘。她捻亮了手电，看到她們睡得那么熟，那么香甜，有的把被子掀在一边，有的手脚都伸在被外。她——給她們盖好被子，塞好被角，而后，又輕脚輕手地走了出去。

她抬起头望了望天。群星在向她眨眼，似乎在向她招呼。她微微地感到一阵寒意，便把棉衣裹紧了身子，走回了自己睡覺的屋子。

她看看桌上的夜光座钟，時間已是两点半了。她点起了火油灯。在灯光下，我們看清了她的面貌和身段：这是一个长得很秀气的姑娘，年紀大約20岁，个儿不高不矮，利利落落，結結实实。她那紅潤的脸上一双大眼睛特別灼灼有神。看起来，她是个很聪明、能干的姑娘，但她的举止、动作还是給人一种

稚气的感觉。她坐到板凳上，打开课本，迅速地在笔记本上做着笔记。

时针指向六点。天已经亮了。她熄灭了灯，吹起了哨子，用清脆响亮的声音叫道：“同学们，快起床洗脸，要上课啦！”随着她的声音，在茅屋里睡觉的郝寨农中的同学都起床了。他们很快地在河边洗过脸，奔向“课堂”。

“课堂”设在露天里的一棵大树下面。树的枝桠上，挂着一块小黑板。姑娘拿着粉笔，站在那里等同学们来上课。她就是郝寨农中的语文老师金以凤。

郝寨农中一天的生活开始了。金以凤一天的生活开始了。

上完课，吃过饭，全校师生又奔向了水利工地。

沛县的冬天来得特别早。11月的天气，就刮起凛冽的西北风，有水的地方已经结起了一层薄冰。工地上却没有一点冬天的景象，到处是红旗，到处是人声，到处是歌唱。

金以凤和朱老师共抬着一大筐土。这筐土少说也有两百多斤重。朱老师尽量把筐绳往他那一头拉，好让重量压在他的肩上。金以凤坚决不同意。两个人你拉我扯，互不相让。梁老师从他俩跟前抬土走过，看到了，忙说：“你俩不要争了，筐绳摆在那里，我在抬杠上做个记号，谁也不许争！”说完，果真在他俩的抬杠上做了个记号。金以凤和朱老师知道再拉扯下去也不好，两人都笑了，便抬起泥筐蹬蹬蹬地往前走了。

梁老师望着金以凤一溜烟跑去的背影，指着她对同学们说：“金老师能抬这么多，你们要加油干呀！”同学们一齐回答：“我们保证多装快跑，两天任务，一天完成！”

工地上，农中师生干得更欢快、更有劲了。

干了一歇，抬土的人和挖龙沟的人换了班，挖龙沟的劳动比抬土更艰苦：龙沟里积满了冰水，挖泥时人得站在没膝深的冰水里。有几个同学还站在龙沟边犹豫，是下去呢还是不下去。正在这时候，“扑通”一声，有人跳下了龙沟。她鞋袜全脱掉了，棉裤卷到大腿上，一跳下龙沟，就拿起铁锹，挖起泥来。同学们定睛看时，不是别人，正是金老师。同学们都很快地一个个跳下龙沟了。

金以凤做着这一切，看起来是那么自然，没有一点出奇的地方。可是，谁又能够想到，半年前，她还是一个饮食寒暖都由她妈妈操心的城市姑娘呢？

二

金以凤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家庭妇女，老两口跟前只有以凤和以嘉姊妹俩。以凤是老大，人又长得聪明、漂亮，爹娘的喜爱就不用说了。金以凤在1957年读完了高中。暑假后没有考上大学。她的父母并不灰心，想道：只要女儿在家好好补习，明年暑假还是有机会考上大学的。金以凤却没有在家补习功课。她从小是一个好动的姑娘。1952年入团以来，一直担任少先队的辅导工作，经常和孩子们在一起。在她少女的心灵中，早已孕育了一个美好的理想：长大后做一个光荣的人民教师，和祖国的花朵在一起，永远欢乐，永远年青。因此，她在家里只呆了一个很短的时间，就担任了小学教员。不久，又转到南京印刷厂职工工业余学校。1958年4月，本省各地大办

农中，領導上動員一批共青團員到苏北地区做农中教师，金以凤就报了名，而且很快被批准了。这件事在家庭里引起了一场軒然大波。

金以凤的父亲，已經在1956年入了党，对她的行动是支持的，可是媽媽这一关却难以通过。媽媽一再地劝說着以凤：“阿凤，你想想，我一輩子生了好几个儿女，只剩了你們姊妹俩。一把屎、一把尿，好不容易把你俩帶大了。現在一家四口人都在南京，天天在一起，干嗎要分得南三个、北一个呢？再說，你又不是沒有工作，干嗎非到农中去不可呢？”金以凤回答道：“媽！現在农中更需要教师呀！”媽媽又劝說她：“阿凤，这件事上你就让我做点儿主吧。苏北农村生活苦得很，吃不慣，住不慣，你受得了嗎？”金以凤又把她頂了回去：“人家能吃得了苦，我就不能吃苦嗎？”媽媽見說服不了她，便哭了起来，不一刻，两手又抱着胸口，喊起胃痛来了。这一下，金以凤感到有些手足无措。她知道母亲的胃病，发起来痛得起不了床。她就犹豫了，心想：自己走了以后，媽媽生病誰来照顾？北方农村的生活真要过不慣怎么办？想到这里，她又記起領導上亲切教导的話：“共青團員应当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能在困难面前畏縮嗎？能在媽媽的眼泪下面軟弱下来嗎？这样，她终于下了决心：我还是应当說服媽媽，到苏北去！到农中去！几天以后，在全家動員說服下，母亲终于勉强同意了。

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順的。到郝寨农中后，第一頓中飯，就给了金以凤一个实际的考驗。

中飯是打回来在宿舍里吃的。一盆羊油炒的胡蘿卜，几

根大葱，几个馍。她和同来的葛芝兰老师挟起一块胡萝卜，刚往嘴里送，一阵腥膻味直穿鼻孔，差点使她俩发起呕来。再看看桌上的菜，除大葱外，再没有别的东西。葛芝兰第一个哭起来了。金以凤过来劝他：“葛老师，你怎么啦？”葛芝兰指了指桌上的饭菜说：“这股羊腥味我受不了。”金以凤想继续劝她：“葛老师，我们应当接受艰苦生活的考验……”话还没有说完，不知怎的自己也流下了泪。哭了一阵，金以凤止住哭，对葛老师说：“葛老师，我们不能流泪。传出去影响多不好！我们来农中，又不是为了享福的。这一点苦，我们都受不了。今后还能坚持下去吗？我想，生活会慢慢习惯起来的。”

北方的农村生活还没有完全习惯。劳动的严峻考验又摆在金以凤的面前。她过去从来没有劳动过，第一天下地耨玉米，连锄头柄怎样拿也不会。锄头拿在她的手里，怎么也不像个耨地的姿势。同学们一边劳动，一边看着她耨地的动作。有位喜欢说笑的同学指着她问周围的同学：“你们看，我们的金老师在干什么？”“耨地呗！”有人回答。“不，在扭秧歌！”他的话才一说完，周围的同学都笑了起来。她似乎也感觉到有人说她，便对朱老师说：“朱老师，这个‘大铁板’，我不会使，你来教教我怎样耨地吧！”她的话才一说完，又引起了更大的笑声。朱老师笑着对她说道：“金老师，这不是‘大铁板’，是锄头。我知道，你们南方的锄头和我們北方的锄头不一样，所以你不认得，也不会使，耨地的时候，要这样……”说着，便扶着她的手教了起来。在朱老师的帮助下，金以凤耨地的动作逐渐熟练了，耨地的速度也慢慢跟上了大家。

一天劳动过后，全身的骨头象散了架，哪里都感到酸痛，腰象断了似的，腿更痛得提不起步子。本来，榜玉米在同学们看来，是不太费力的轻劳动。对金以凤来说，却是浑身使劲的重劳动。不过，劳动还并不使她感到怎样困难，她年纪轻，身体好，只要能够豁出身子干，还是能慢慢学会的。农中的教学工作，她感到是件更困难的事。

当时，郝寨农中的教室，设在一家老店的大车棚里。一块大门板，涂上了黑颜色，算是黑板；一些长条木板，搭在砖堆上，算是课桌，还有一些用土和砖头堆起来的土堆堆，算是坐位。同学们大多是十六、七岁，有的同学年纪比她还大些。学校初办，要啥没啥，特别缺乏教具。同学们的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上课时，她一口南京话，同学们不大能听懂。这些情况，使金以凤火热的心冷了半截。她想：这样下去课怎么能教好呢？本来她对生活已经开始习惯了，这时却又想到这里的生活是太苦了，怎么能长期过下去？温暖的家，可爱的妈妈……，都闪现在自己的眼前。她下意识地又摸出了妈妈最近的一封信劝她回家等待投考大学的来信。她想着，想着，头脑里象有一团乱麻似地，渐渐感到晕眩起来。她在风地里站久了，又着了凉。重感冒袭上了金以凤的身子。她病了。

三

金老师病了的消息，霎时传遍了郝寨农中。她的宿舍里一下子涌进了一屋子人。有的给她倒开水，有的给她身上加盖被子，有的给她拿来热水袋，谁也想给她做点什么。以后，还

是梁老师把大家支使了出去，留下了葛芝兰照顾金以凤。

夜里，外面下着瓢泼的大雨。金以凤的体温突然上升，到了摄氏40度。葛芝兰正在着慌，雨地里走进了一个人，他虽然身披蓑衣，全身却湿透了。他是本乡乡长兼农中校长李学贤同志。

李乡长是听说金以凤生病特地赶来看她的。他知道金以凤正在发高烧后，便又立即披上蓑衣，冒着大雨，赶到医疗站去请医生。当他请到医生，大雨已经把道路隔断了。逢到水深的地方，李乡长便背着医生过水。一路跋泥涉水，又赶回金以凤的宿舍。医生给金以凤服过药后，她便渐渐清醒过来。李乡长直到见金以凤又重新睡着以后，他才离开这里。

第二天一早，金以凤听葛芝兰说李乡长昨夜曾为她冒雨请医生，她激动得流下眼泪，正在这时候，李乡长又来看她了。这次，李乡长一来，就开玩笑地和她说：“金老师，是不是有点想家？我知道青年人在外地生了病是最容易想家的。”金以凤忙说：“李乡长，我没有想家！”李乡长便笑着说：“想家也没有什么不好嘛！只要不妨碍工作就行！”接着，李乡长说道：“别看我们现在的农中缺这少那，不象个中学。可是，凡事起头难，过些时候一切会慢慢改变的。农中的未来真是前途如锦。”说到这里，李乡长又转了话头：“我知道你还想继续升学，这不是坏事。可是现在人民需要你留在这里担任农中的教师！……”

李乡长走后，又有一大群同学来看望金以凤。他们上课去以后，附近的一些家长，也来看望她。他们对她都是那么热